



毛詩要義卷之十五上 小雅魚藻至黍苗

一 思古之詩無武王此以鎬京思武王

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為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

二 莘其尾訓長那其居訓安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莘其尾長貌

三 幽王侮慢諸侯疏引烽燧事

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名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君子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烏正義，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燧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救之事。」

四 待諸侯雖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

采菽至及黼毛以為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筍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筐筍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于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于時雖為無可予之尚與

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  
予之又以立衣而畫以袞龍下及締冕之黼裳  
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袞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  
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興為異其  
文義則同

五藿以芼牛今言菽芼太牢者舉其一  
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摠芼三牲而言  
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  
之可知故云太牢以摠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

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荼茶也  
滑葶苳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六覲禮賜侯氏車則同服物

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  
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是服  
同賜之矣

七立袞立衣而畫袞龍黼則刺之

傳雖云立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立袞者立

夜而畫以袞龍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黼黻為一也謂絺衣者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謂絺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袞黼非一夜君子摠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冕衣無文裳刺黻

八

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纁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綉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衣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

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綌之美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

九賜法下不得兼上知此賜非上公衮冕

十或以為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夜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于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立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

鄭謂天子不賜無文之服秦詩亦有賜

詩舉衮黼亦取管馬協韻

十一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黼衣綉裳是得立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非謂立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管馬為韻也

十二王於諸侯待之迎之驂駟而見之

感涕至所屆毛以為感涕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為道以待諸侯以與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

于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戒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于將朝王于是親自駟騶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為道以待之既來則及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駟騶而見之是故明王于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為異

二十

王勞迎諸侯所以觀威儀省禍福

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享理可通相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于是王則駟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駟騶非諸侯之

者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于諸侯之事既言旂鷩乃云載駟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享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伯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

**十** 芾古蔽膝之象冕服為芾他服為鞞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諸侯赤芾邪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箋云

邪幅如  
漢時行  
膝束脛  
自足至  
膝

**十五**

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急舒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十六** 鞞鞞以韋存古邪幅亦單云偏

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朱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芾裳幅芾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

名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滕然則邪纏于足  
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  
所以自偏束也箋本其有帶之由故言太古蔽膝  
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犹存其  
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垂衣裳服布帛必始于  
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  
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  
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

之芾其他服謂之鞞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  
以上有冕也士有韍韠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  
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韍韠皮弁素鞞立端爵  
鞞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  
以韍韠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  
之芾士服皮弁立端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以  
冕為主非冕謂之他也鞞鞞俱是蔽膝之象其  
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鞞君朱大夫素

士爵韋上云韋下摠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韋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韋此言韋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

**廿** 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喻繼世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蓬：盛貌箋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

**廿一** 平：訓辯：治堯典平章亦云辯章  
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

**廿二** 魏絳引詩作便蕃左右

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伯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為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

**七** 維舟興約制葵謂揆度臚厚賜

汎：至戾矣毛以為汎：然浮于水上者楊木之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于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以來朝明王以禮樂：是君子諸侯

天子于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

**八** 紼訓緯：是大繩縞為緯：又為繫

釋水云紼縞維之紼緯也縞緯也孫炎曰緯大索也李巡曰緯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緯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緯：是大繩縞為緯：又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帶也與爾雅不

同

田左傳引優哉游哉下句與此異

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以約彼優遊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田角弓不善繼檠則反族姻胥遠則怨

駢：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駢：調利也不善繼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兄弟婚姻無胥

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之之望易以成怨

田弓人無角弓蓋如今北狄所用者

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于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及若不繼檠則不復任用也檠

五  
祭謂  
訖納  
於竹閉  
即緄勝

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于祭中此弓已調利而言祭者蓋用訖內于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祭緄即緄勝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功弓非未定體也故知祭義為然

**四**骨肉謂族親鄭通言昏姻

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類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

其同也

**七**如酌孔取鄭謂器之孔大小不同

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子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空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心孫升塗：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母教孫升木如塗：附孫獲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母禁辟孫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梓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徽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如髦西夷搃名即羗髻

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

國故為夷髦：雖在西夷搃名也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羗髻微盧彭濮人又曰邈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

如後予邁為訓行訓放如左傳將行子南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子將行之正義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太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

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太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字

唱長民者衣服不貳由德行有常

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

都人士  
白華獨  
言周人  
謂畿內  
之人

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叙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

都邑之士有道先被德無道先化淫

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城作域正奔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道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

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

四鄭於禮記注黃衣與此義異

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

**玉藻**庶人犬羊裘如詩亦得衣狐貉

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

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而曲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

或云古  
有命民  
衣服異  
於庶民

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  
三六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  
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  
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  
人士為命民故異于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  
思古之人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不言  
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之是庶人所當服矣  
三七服虔時毛氏不列學官故云逸詩  
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

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于學官毛詩不  
得立故服以為逸

三八士臺笠緇撮儉且節女綢直如髮密且正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  
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頰也都人之士以  
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彼  
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  
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益緻操云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三**臺夫須言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

**四**冠禮冠緇布而敝之今都人常服

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

**四**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年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

緇撮安

知非紂

帛為冠

言緇者

非帛

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財帛何知非財帛為立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為立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三 人謂尹媯氏之女言有禮法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箋云吉讀為媯尹氏媯氏周室媯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媯氏之女言有禮法正義曰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尹與周室為昏媯也韓奕云為韓媯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媯與周室為昏媯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媯媯耦其子孫必蕃媯吉人也后稷之禮法矣

四 帶如擊厲髮如蠶尾而亦如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擊厲也擊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蠶螿虫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四 帶當有餘髮當有旃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揚也笋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于禮自當有旃也旃枝旃揚起也

**四**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髮曲局不容飾予髮曲局薄言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四**召伯營謝既集告役夫歸哉今不然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輝之役有負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四**有任負有輦輦有將車有牽傍牛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

荷隨其所在搃之皆為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  
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  
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  
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  
諸侯立大夫家也立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  
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卽封  
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旣云將車者車中  
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  
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  
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  
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  
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

毛詩要義卷之十五上

毛詩要義卷之十五下 小雅隰桑至何草不黃

○下濕曰隰桑非水木隰畔無水宜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  
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々然長美  
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  
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義曰夏書傳曰  
下濕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  
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  
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褒國姒  
姓婦人  
因姓為  
字

幽王黜申后而刺褒姒王惡可知

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  
目幽王之后褒姒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  
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  
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踈遠以  
主刺褒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  
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  
詩之作在見黜之後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  
人因姓為字也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于為后

而生伯服又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  
以伯服代太子

四雨有雲露亦有雲露雲氣微

英：白雲露彼菅茅英：白雲貌露亦有雲  
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以英：  
連白雲故為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  
雲言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  
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雲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  
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為

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需是天地之氣故言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

龍漿之異在母四十二年

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漿周厲王發而  
觀之化為玄龜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惧  
而棄之後寢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褒姒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帝  
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寢姒年十四若  
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

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二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  
歲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  
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  
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  
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  
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豐在豳水西鎬在東其間水北流

灑池北流浸彼稻田灑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  
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于申后灑池之

池者畜水而言北流以引豐水

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文王有聲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台是曰池之竭矣不云自瀆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之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

樵桑薪以烘娃灶喻黜后為卑賤

樵彼桑薪印烘于堪印我烘燎也堪娃灶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饋之饗以養食人桑薪之善者也我反仇以燎于娃灶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礼取申

堪為娃 竈無釜 即後世 三隅竈 乃火爐

后申后礼儀備今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犹是正義曰舍人曰堪娃灶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灶也然則娃者無釜之灶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灶上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炉也少儀云

抱樵注云未燃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此也以燎堪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亦言炊

念子慄：疏作慘：

慄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亦作慘

念子慄：視我邁：正義曰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

諫正

鴛鴦貪惡而在梁鶴潔白而在林

有鴛在梁有鶴在林鴛鴦也鴛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鴛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興王養廢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

鴛鴦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鴛鴦在梁載其左翼箋云載歛也歛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

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

四 微臣謂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者

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于微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也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賙餼為遺忘也知士為末介者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

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繼于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于資財也

十 聘問宜與朝祀同名貳車鄭云倅

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

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  
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

**十**牛羊豕曰牲繫羊曰牢孰饗腥餼

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羊牛  
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  
祀之牲牲祀五帝則係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  
所居之處故係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  
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者肉之名故  
熟曰饗也饗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三年

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  
餼是已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  
者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于  
此；與牽饗相對故餼為腥其實餼亦生良二  
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  
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由不牽饗  
相對故為生也

**十**瓠葉庶人之菜亨以嘗酒

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

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孰也孰瓠葉者以  
為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  
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  
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  
和親也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于賓客  
賓客則加之以羞

**十**兔斯首訓白漢時斯作鮮以声近字变  
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  
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異今俗斯白之

服民以  
于思為  
白頭亦  
思聲近  
鮮

**十**字嘗當依鮮明是絜白之義故鮮而变为斯者  
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变而作斯耳宣  
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  
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  
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  
也

**十**禮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  
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于賓也飲酒之  
禮既奏酒于賓乃荐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

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荐脯醢乃羞庶美

**七** 酢訓報賓既卒爵洗而獻主人

有鬼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炕火

疏炙若

令炙肉

燔若今

也凡治鬼之宜鮮者也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正義曰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商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之燒乾脯也柔謂殺

已多日而未乾也

**三** 醕猶漢俗人勸酒亦先自飲而後勸人

酌言醕之醕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

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人勸酒正義曰傳

以醕為導飲嫌其為謂主人自飲為醕故辨之

主人既卒醕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

如此乃謂之醕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

飲而後勸人故云猶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

為說也

楚久稱荆秦始皇父諱楚改荆州

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荆州亦以其

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為

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

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

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

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

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鄧舒庸又有

舒有鳩鄧庸龍謂之羣舒

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

維其勞矣字義自通鄭讀為遼

鄭以勞為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

不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或

狄戎役不息乃更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

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于外故經

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廣闊遼之字當從

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

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  
逆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

白蹄之豕離繒牧而涉波

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  
豕進涉水波箋云豕泉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  
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  
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  
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正義曰  
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曰駭孫炎曰蹄蹄也尔

雅主為釋詩：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已故知本  
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  
名之為駭是躁疾于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  
躁疾者也駭與駭字異義同釋獸于豕之下所  
寢槽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槽某氏曰臨淮人  
謂野豬所寢為槽李廵曰豬卧處名槽：是所  
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槽牧之處與  
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繒與槽音義亦同

豕箕畢好風雨從死之所好

鄭注洪  
範風為  
土雨為  
木由五  
行傳為  
吹

六 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為木妃  
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  
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  
其妃從其妃之所妃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又時  
暘若暫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暫  
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  
金暫由視也為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  
土故五行傳以為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

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為次鄭由  
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為雨也暘  
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陽也燠火氣也  
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  
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雨木  
皆從妃所好

起經先傷已後時事序先事而後傷

莒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

言師旅  
並起周  
衰或不  
能備軍

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  
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  
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飢饉卒章下二句是  
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  
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飢  
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  
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周禮制諸侯從  
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  
盡然且于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終出師  
旅也

吟陵苕之華將落則黃喻諸夏衰

苕之華芸其黃矣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  
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  
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衰  
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三 祥羊不能墳首心星不能久在雷

羊羊墳首三星在雷祥羊牝羊也墳大也雷曲  
梁也寡婦之筍也祥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  
在雷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  
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云如心星  
之光耀見于魚筍之中其去須臾也正義曰釋  
畜云羊牡粉牝祥故知祥羊牝羊也墳大釋詁  
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  
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筍之間斲見心  
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

盟傳以鮮飽為治少亂多箋無可以飽  
人于乱世乏食而飢人于治世豐食而飽今亂  
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  
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旣起因之以飢饉故言  
此士卒之人于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  
可以飽之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  
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草黃至立師過時不歸故云於云匪民  
何草不立何人不於箋云立赤黑也始春之時

草牙孽者將生必立于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  
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  
夫獨為匪民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  
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立至于黃、至  
于立此豈非民乎

**三**鄭云草牙孽必立孫炎物衰色立

立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  
月為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  
生必立也釋天云九月為立孫炎曰物衰而色

立也詩曰何草不立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尔  
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  
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  
草立也孫炎之言謬矣

**四**非兕虎而循野言視民如禽獸

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  
中與兕虎禽獸無异乎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  
厚可為鎧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  
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

故云兕虎比戰亡取其猛也

**禮**棧車役車異傳以役釋棧

巾車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在兼但庶人賤以供役為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毛詩要義卷之十五下

毛詩要義卷之十六上 大雅文王至思齊

一 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推鷓鴣傳必異鄭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  
制立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  
天命則不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  
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  
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文王雖未得九

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  
說鷓鴣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  
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党之事其受命之年  
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  
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  
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  
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于是賈逵馬融王  
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天

二  
諸儒皆  
文王受  
命九年  
伏馬鄭  
云七年

且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  
八十九也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  
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鷄火文王  
于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  
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  
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  
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  
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  
之訟二年代却三年伐密須四年代犬夷五年

代者六年代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  
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  
明年代大夷明年代密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代  
邗明年代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  
代大夷與代者代邗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  
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  
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為說  
昌七十六年為一節二十節為一紀

依三統歷七十六年為一節二十節為一紀積  
一千五百二十歲足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  
即以甲子元日為初節名甲子節一也滿七十  
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為節首二  
也從此以後壬午為節三也辛酉節四也庚子  
節五也已卯節六也戊午節七也丁酉節八也  
丙子節九也乙卯節十也甲午節十一也癸酉  
節十二也壬子節十三也辛卯節十四也庚午  
節十五也已酉節十六也戊子節十七也丁卯

欲知日  
所在乘  
積年為  
積日六  
十除之

四 部十八也丙子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  
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  
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之法一  
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  
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  
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戊子己卯  
等六部除之餘有一十四年即是入戊午部二  
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  
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

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  
一匝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

**五** 文王伐崇後行王事故皇矣有類祭

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  
將出征類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  
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于伐崇之後  
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  
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  
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

六  
疏又引  
大傳名  
誥非文  
上始改  
正朔

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名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文王得太公之年及太公始進諸儒各異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于美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

歸周太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為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于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勲世昨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效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于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

文王受命六年  
武王八十二不  
應方要  
邑姜

八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异然要之為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

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

先文王勤德致令問陳利以賜子孫

毛以為亶亶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為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于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之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支子皆得百世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

十  
傳以哉  
為載箋  
造始周  
國古字  
哉載哉  
通

十 福慶延長也鄭唯以哉為始侯為君為異哉與  
載古字通用中庸言載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  
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哉始侯君釋  
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  
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  
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懷之施故得受  
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  
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陳  
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右傳亦引此詩

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  
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  
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也

十 封國固當世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

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  
為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  
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  
于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  
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

易爻位  
二為三

公而曰  
食舊德

十三

卿大夫

得世祿

有大功

時命亦

世位

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  
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  
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訊尹氏齊  
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  
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  
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  
三為三公三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  
父故祿也尚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十四

世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尔勞予不絕尔善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謂國侯世謂卿大夫詩  
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  
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  
世祿為常難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  
位故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也立大功德先王之命  
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

思皇多士傳箋皆以皇為天

臣能幹事則國以久安故歎美之此濟之然多  
威儀之衆士文王以之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  
之力思語辭不為義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  
唯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為天也王肅云言天  
思周德至盛故為生衆士于此周國王國能生  
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為禎幹也箋猶謀釋詁  
文以思之為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  
辭故易傳以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  
使皇天更生多賢也

此敬止止為辭大學緇衣各有義

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學引此  
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  
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  
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其光明之德

詩文王詩作於成王時故追言商孫子歸周  
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  
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于上章訓侯為維  
則其意如肅言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

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  
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  
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于周之九  
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  
也

也殷士服殷冠助周祭見天命無常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  
無常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厥作裸將常服黼哱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

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  
哱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日冕箋云殷之臣壯  
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  
以德不以彊

也舉裸將以表祭事不必專助行裸

宗廟之祭以裸為主于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  
裸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  
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主裸謂贊  
王酌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

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必不必專助行裸也

妙天位而又殷適使教令不達四方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于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手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也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仲中女本其未嫁

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為國也以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為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大姒為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

姜任如

尊之稱

大或稱

邑姜避

太姜

曲禮生妻死嬪然生亦有嬪稱

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于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于大國耳述毛為說也

聖文王可言京王季亦言京蓋地名

箋易傳者以言于京是于其處所不得漫言于

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為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為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

四 天命既集文王為生配于氣勢之處

箋云天監視善惡于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于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于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妣正義氣勢之處止謂洽陽渭溪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高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

呂問名而得大妣既定祥又親迎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妣

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大邦有子覲天之妹覲磬也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妣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定厥祥言大妣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親迎于渭賢聖之配也言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呂覲天之妹覲訓磬喻如天有女弟

此覲字韓詩文作磬則覲磬義同也說文云覲

喻也詩云覩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  
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  
語喻物云磬作然也

此詩僅見五禮既親迎明請期可知

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  
禮以著義而為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  
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為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  
此言春秋質也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  
也定其吉祥為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

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  
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  
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  
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  
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  
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于  
箋以取  
大如事  
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于彼也箋以此章言取  
大如之事皆文王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称主  
文王身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終十三四孺子耳王

為主孫  
難之

李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為主者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為正法主于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

三公羊鄭氏天子亦親迎與左氏異

六禮唯親迎為重迎尚身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親

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于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為天子之法故

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

婦造舟比舟為梁因文王遂為天子制

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云天子造舟周制也

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為罪則大于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

昌莘國之長子續女事謂大姒繼大任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續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箋云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

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事女子于莘國莘  
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此莘猶上  
摯也婦人所係國姓而妣是其姓則莘是其國  
故云莘大妣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  
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  
繼維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  
德也

武王代殷歲月日辰星五位合三所  
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

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于  
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代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鼃星  
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  
之我姬氏出自天鼃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  
為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  
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  
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

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  
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  
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  
當以此五在為三所不得以所字先之若必以  
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  
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  
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歷  
廢滅劉歆作三統歷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  
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歷志曰三統上元

至代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在鶉火  
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  
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  
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  
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星始見于  
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盟津盟津  
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  
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

五物助  
周者四  
武王上  
應天意

於婺女天電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電是劉歆所  
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

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  
謂在箕十度此三者在東北維東北水  
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顛頊水  
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  
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顛頊是一物  
也又天電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  
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

焉我周出于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  
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  
以代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  
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  
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于代紂  
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  
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数自非用  
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為文王受命武王伐  
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

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則天天電則無術焉

四殷商如林之旅不為紂用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天子牧野維予侯興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天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正義曰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

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為用

五疏引太誓師乃鼓譟云云今無此

闕宮云云是戒武王使無貳心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孔攷之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六傳以駟駟駟馬白腹上周下殷

牧野洋：檀車煌：駟駟彭：洋：廣也煌：

箋言武  
王戰地  
寬廣兵  
車鮮明  
馬彊

三三明也駟馬白腹曰駮言上周下殷也箋云言其

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彊則

暇且整正義成十六年左傳乘鉞說晉國之勇

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

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

父為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僖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

至于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

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

三

公羊善

泓戰文

王不過  
鄭非之

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于泓

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彊也

此是訊師敗也公羊不訊違考異郵矣是德均

力同當勝也

三何休以狂狡近古道鄭訊之

左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

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

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

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

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為狂狡近于古道鄭箴膏肓云在狡臨敵拘于小仁志在軍之禮訊之

四太公呂尚亦號太公望亦云呂牙

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而維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

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文是其名字也

四太誓云司馬在前謂太公為上將

太誓云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

四傳言疾伐大商會甲日之朝天下清明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為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

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  
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  
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

四箋以會朝清明合旦昧爽

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于時殺紂也引牧誓  
証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  
相為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  
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為朝旦為清明  
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

傳者以會者過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  
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為會甲旦清  
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四古公謂幽公未有家室陶復陶穴而居

箋后稷乃帝嚳之胄封于邠其後公刘失職迁  
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歸、然至大王而德  
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  
漆也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  
名言頃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去之踰梁山邑

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  
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  
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  
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于土上  
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臣幽時也傳自古公  
處幽而下為二章發

幽國語史記不窋遷幽而詩言公劉

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  
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

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幽  
近西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  
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  
則失職迂幽自不窋始矣言公劉迂幽者案公  
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幽其言甚詳不可得而  
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于戎狄蓋不窋之  
時已嘗失官逃竄幽地猶尚往來邠國未即定  
居于幽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邠民  
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

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  
刘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是定國于豳自公刘始  
也豳有漆沮之水言居沮漆之地公刘以下常  
居沮漆

泗太王已追王今云古公云亶甫必字

以在豳為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乎世久  
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犹云先王先公也大王  
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  
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洎某

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  
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為異說

泗太王避狄遷豳于礼非其義是

曲礼下曰国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  
正也則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公劉遭夏  
人之乱而被迫逐若頑恋疆宇或至滅亡所以  
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  
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  
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

百之基雖于禮為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

四古無曠土而公劉大王得舉國擅從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從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

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

四幽未有家室豈十世內常穴居

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于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公劉始遷於幽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于幽斯館則幽有宮館也書傳略說稱耆老謂太王曰不為宗廟乎是幽地有寢廟也下云

作廟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  
此言未有室家以為立文之勢耳其寔有幽之  
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不然  
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山谷  
其俗多復穴而居

蟲茶苦菜莖烏頭孃姬寔莖于肉

茶苦菜釋州文樊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曰莖  
莖粉榆則莖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州又云芘  
莖艸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莖晉語孃

姬將譜申生寔鳩于酒寔莖于肉賈逵曰莖烏  
頭也然則莖者其烏類乎

蟲契龜謂以楚煇置于焦既灼龜乃開兆

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  
秋華氏掌共焦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  
煇置于焦在龜東楚煇即契所用灼龜也焦謂  
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  
者以楚煇之木燒之于焦炬之火既燃執之以  
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

北故春官卜師掌開卜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

為慰止左右是作邑宣畝言徧發土地

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于田畝時耕曰宣訓為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今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

岐山左  
長安西  
北四百  
里幽又  
去岐西  
北四百

但

作者以乃開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

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于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于是皆無悔心也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主周之時從水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柤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北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

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  
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  
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  
言之耳

四名司空司徒立公卿室家依繩而築

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于是乃名  
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名司徒之卿令之  
興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  
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  
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之滿築訖則升  
下于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之然而嚴正言  
能依就準繩墻屋方正也

五后稷封帥為上公大三當有三卿

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  
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之屬徒有小  
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  
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名之使立  
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邠為上公孟子稱  
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  
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名者司馬于營國  
之事無所掌也

勸 搃度築削言百姓勸役

搃之槩：度之藪：築之登：削屢馮：搃藪  
也槩：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用  
力也削牆鍛屨之聲馮：然笈云搃搃也度猶  
投也築牆者搃聚壤土盛之以藪而投諸版中

勸 鑿鼓謂大鼓側有應聲朔聲

百堵皆興鑿鼓弗勝皆懼也鑿大鼓也長一大  
二尺或鑿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笈云五版為堵  
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鑿鼓不能止之使收休息  
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鞀朔鞀周禮曰  
以鑿鼓：役事

應 毛於臯應言致于大社言遊與鄭異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王之  
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嚴

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  
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  
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廼立冢土戎醜  
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上大社也起大事動  
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  
社遂為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  
行也春秋傳曰盛宜社之肉正義曰下傳云冢  
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則毛意以大社  
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

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臯  
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臯  
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  
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  
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  
王之興以為臯門應門雖遷都于豐用岐周舊  
制故云致得為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為  
大社致者自小致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  
皆言大王所作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

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明  
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  
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  
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  
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  
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  
鄭別耳而郭門為宮之外門正門為朝門亦與  
鄭不異也

諸侯門名庫雉制如臯應

宋有臯門衛有庫門大  
王亦自作侯門  
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春秋之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臯門雉門  
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  
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  
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  
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哲諸侯有臯門也  
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  
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雉門曰應門  
文王世子云至于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

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  
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  
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于  
庫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  
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  
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  
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  
之內故係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雖有外  
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徂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

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  
故以應門為朝門也

喙箋引春秋傳宜社之內今無此文

春秋傳曰宜社之內言此者証宜為祭社之  
名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  
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成十三年左  
傳曰成子受蜃于社不敬以祭社之肉盛之蜃  
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為宜祭于社于肉箋  
但取其意

六 行道克矣克成蹊之貌

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克是成蹊之貌

三 禋燎祀司中司命鄭以禋為祭天及辰

知此為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伯禋燎文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寔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禋燎之文唯施用于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

言禋之者彼云禋祀寔柴禋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祀皆同故得為禋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之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摠言三辰以為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禋

六四  
月在柴燎之遠  
而覲禮  
為埋瘞  
之祭

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  
限則月為天神當以煙祭覲禮云祭天燔柴祭  
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  
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  
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  
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  
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  
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天神也

六四文王未具祭天之禮

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  
與是類見于詩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  
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制禮始禘嘗而  
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禮其當使誰配  
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

六四左右奉璋毛謂任賢得助鄭助祭

毛以為文王能任賢為官助之行禮濟然多  
容儀之君王其行礼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  
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然甚盛壯

矣乃是俊士所宜為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  
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然其臨  
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裸其  
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奉璋亞裸之時  
容儀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  
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也王肅未有名璋瓚為璋王基駁之

鄭以臣行礼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礼圭以進  
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

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  
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  
云本是圭瓚者以圭為炳謂之圭瓚未有名璋  
瓚為璋者王基駁云郊牲特曰灌以圭璋與此  
云奉璋峨然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  
用瓚唯裸為然故云祭祀之礼王裸以圭瓚諸  
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  
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

禮傳六師即六軍鄭云殷末之制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  
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  
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  
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曰瞻彼洛矣  
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  
師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  
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  
禮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  
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于梁裸將于京皆是天

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  
以後事言之論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  
未必已備六軍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  
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  
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摠言三文六師皆  
云六軍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  
六五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  
鄭自言 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  
有六軍 獨設異端又甘誓云召乃六卿注云六卿者六

三軍此  
獨言殷

軍之將公刘箋云卽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  
泰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  
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當是  
所注者唐未及改之耳

母 緜早麓生民等詩與序不同

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  
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  
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  
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

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  
為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及

口 楛可織為箱筥亦為釵

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楛木名陸玑云楛其  
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党人織以為牛筥箱器  
又屈以為釵故上党人調曰問婦人欲買楛不  
謂灶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

呂 周語早麓之榛楛殖君子得樂易

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早麓之榛楛殖故君子

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墮竭林麓散亡數  
澤肆逸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  
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  
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州  
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  
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  
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  
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  
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

興意毛傳理雖不謬于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  
之

三傳意黃金飾瓚流為鬯箋直云拒鬯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  
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拒鬯圭瓚箋云瑟絜鮮  
貌黃流拒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青金為外朱中央戾殿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  
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為柄  
圭以玉為之指其体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

璚故云璚圭璚也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  
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  
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  
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  
鬯者穰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  
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金色酒在器流  
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  
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璚中赤而不黃故知  
非黃金也

此玉人以璋狀說璚形典瑞引漢禮璚槃

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  
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  
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  
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璚故說璚之狀以璋  
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  
有二寸有璚以祀宗廟更不說璚形明于三璋  
之制言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璚  
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璚如

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  
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也鄭不見孔叢言王季為西伯亦同

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  
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  
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為州牧故楚  
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為  
雍州牧此王季為西伯亦當為雍州牧也

也毛以上下察釋鳶魚鄭云惡人遠而民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鷂之  
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  
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毛以為大  
王王季德教明察著于上下其上則鳶鳥飛至  
于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于淵中而喜樂  
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  
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  
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  
二句別其箋

也 大任媚大姜大妣嗣大任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  
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京周地  
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  
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  
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  
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大  
妣王<sup>王</sup>文王之妃也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箋云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也 大妣十子左傳史記世紀名同次异

定六年左傳云大妣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  
也大妣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  
大妣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妣一人有十子  
不妬忌而進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為國  
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妣之德也定  
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  
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為大宰  
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王

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  
為伯旬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  
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  
弟也邠于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  
與管蔡邠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母同兄  
第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

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妣生  
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  
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  
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  
何所據而別于馬迁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  
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此傳宗公宗廟之神箋謂順大臣

傳宗公至悃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彛中庸云  
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

八中  
文王詢  
八虞賈  
唐云周  
八士鄭  
別有八

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悃痛釋言文王肅  
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  
無所怨痛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  
晉語云文王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  
詢于八虞度于闕夫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  
訪以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  
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悃彼正論文王  
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証之則  
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

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原  
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  
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  
人在虞官矣

八寡妻訓少御訓迓訓馭

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  
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也  
讀為迓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  
箋以上言大妣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

書寡兄  
注以武  
王為寡  
有之兄

八三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馭以御者  
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曰言迎于家邦則于  
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引書乃  
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為寡有之兄也

三八文王不聞亦式傳言性與天合

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  
文王之身式訓為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  
于法無諫者而自入于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上終

